

# 女醫學生所面臨的問題

夏秋綠



步入自來男女比例相當懸殊的醫學院，有人說：這是女孩的幸運。也許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但我們的確也面臨了許多難題的考驗，却沒有人試圖為我們解開結的一端。在這些難題中，我們不知用什麼角色去回答，一個女孩？還是一個學生？究竟我們能或者我們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？

根據北青二十七期「女醫學生」專欄的問卷反應，除了主筆做嘗試性的探討外，我想這也是 *make ourselves understood* 的時候了。

## 學醫的動機

無可懷疑地，許多人要問：把大好的青春投擲在醫學的領域中，值得嗎？對男孩，這是極易答覆的問題，而且他們極有理由做肯定的答覆。對女孩子，則受許多客觀因素的支配：沒有人能在做了七年或者六年的賭注後，對未知的家庭與事業的抉擇做肯定的、樂觀的答覆。也許支持我們唸醫的動機薄弱了些，據統計因「高中時代喜歡生物」而選擇醫學者，指數達九十一，因「濟世救人，造福人群」者指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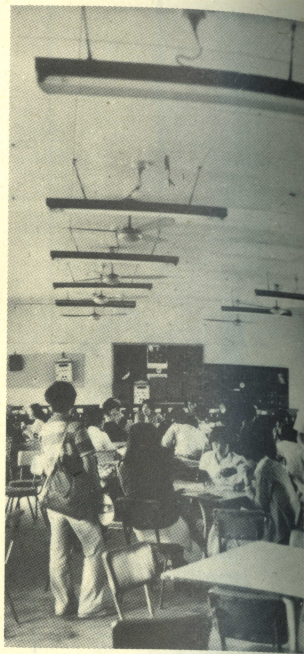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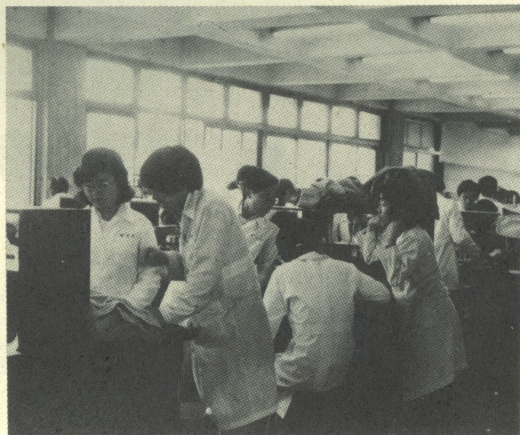
達八十七；無異地，這是受興趣與理想的鞭策未嘗不是積極而直接的動機！可見，我們多是在理智的選擇下進入了醫學院，只是無可避免地，我們對於遙遠的未來有著些微的恐懼感。我想能以這些單純的動機踏上醫學的園地，以六、七年寶貴的年華做賭注，這種勇氣與決心是值得稱許的。

再者，涉及我們學醫的能力問題，則普遍地受懷疑。（在此，我絕不倡導所謂的新女性主義，我只想客觀地說出不合理的現象。）我同意男孩的自尊心與好強的心理往往較女孩強烈，於是，我在接受許多男孩恭喜之餘也受到了另一種諷刺：想必是很K吧！我笑了，倘爲了這問題起爭執是無意義的，若有人要藉此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，我又何必潑上一盆冷水。但我心裡却極端地抗議著：不要歧視女孩的能力。既是同班同學，又同時接受了聯考的試煉，難道不能受到平等的待遇？聽學姊提起，男孩在回答女孩的疑問時，常淋了一頭「好笨喔！」，有時在餐廳也難免目睹這種情狀。一個人的優越感的存在常須以犧牲他人的自信做代價嗎？果真男孩以強者自居，能否給女孩一種強者濟弱扶傾的正義感？

（由於醫學院功課壓力相當沉重，每個人都以不同的讀書方式、標準來適應。學生的本分原是盡力吸收知識，各人有選擇自己學習方式的自由，千萬不要以「猛K」的諷刺加予用功的同學，爲自己的成績找個優越的藉口。每個人都有同等的權利做同樣的選擇。）

## 感情生活問題

有人說：愛情是女人的全部。原因不外是由於女孩較富感情，也較重感情生活。女醫學



生的天性裡，也不例外地對感情生活相當重視。有人認為女醫學生在高中時代不斷壓抑自己，使得年青人的感情的色彩呈現一片灰暗，直到進了大學，熱情早已夭折。我認為這話有失偏頗。普遍的高中生所遭受的升學壓力均等，既是女醫學生不孤意地想進入醫學院，又怎會因此比他校女孩來得沉悶？女孩成熟的感情常是在大學中培養出來的，扼殺快樂的感情生活的劊子手究竟是誰？

往往，女學生被視為校園中點綴的花朵，同樣的含苞待放，有的一朝怒放成滿眼的瑰麗，有的却因寒流的遲遲不散而枯萎了。探討女醫學生的感情生活，是否也該環視一下她們身邊的環境？

在男女比例懸殊的環境下，女孩倘無法在女孩之間找到知心的朋友，自然而然會在認識的男孩中尋覓一份純然的友誼，如果能建立在「誠樸」的校風中，她可以自在地享受無異於同性間的關懷與信任，這本該是眞善美人生的一筆小註腳。但TMC封閉的校風，却足以摧殘這一線生機。偶而見到兩滴小雨點快重合了，一道流言就迅速從中穿過，擊散了兩顆無助的小雨滴。為什麼一定要以奇異的眼光去注視異性間的友誼？恐怕這寒流已久駐拇山山頭，把生活抹得像走了形的模樣，教人不忍心正視了吧！不斷地堵塞蛾兒辛苦咬破的蠶繭，又責怪蠶兒無能羽化成彩蛾，終日休眠於狹隘的蛹中，豈不是妄加以「莫須有」的罪狀？爲了將來，她們成日都在等待，何時頑皮的小孩不再開她們的玩笑，仁慈地揭起一個出口。倘說用耐心、愛心濃縮的理智的感情，叫人飲起來像杯苦澀的咖啡，該由誰負起加糖的責任？

至於問卷中，女醫學生對選擇終身伴侶的異性朋友，竟有五·一八%沒去注意這問題，果真是忙得把這麼重要的問題忽略了，還是對

未知幸福的徬徨與無奈？

## 對象的選擇

醫學院裏，除了培養學生觀察死者，也訓練學生如何認識活人。在花邊新聞鼎盛的醫學院中，女孩只能更敏銳而客觀地爲下半生的幸福做抉擇，面臨這麼大的賭注，怎能不慎重、理智？因此由問卷中顯示出，女醫學生遠比他系女生更重視平實穩定的感情基礎。在目睹一般人感情氾濫，任意揮霍感情的情況下，女醫學生對「負責的感情」格外珍視。與其說她們不懂得要個綺麗的夢，不如說她們更懂得爲自己選個平凡而恒久的夢！這再說出了一件事實：她們更需要專注的愛與關懷。如果一個男孩不懂得欣賞這種典雅的女性美，爭取她們爲你燃放熱情、生動的火花，又怎能因此妄下「冷漠」的斷言？

## 休閒生活的安排

每個人都有相當的自由，爲自己安排一份和諧的生活。基於不同的興趣與性情，女醫學生也如同一般女大學生，擁有廣角的生活色彩。同時多數人也表示可享受足夠的休閒生活。由於各別差異的情況很多，或平淡，或炫麗，全視個人需要，無可厚非之處。

## 女醫學生的社會刻板印象

如果說「隔行如隔山」，我們便沒有理由責怪社會對我們的許多誤解，但如果與我們朝



夕相處的同學們，也對我們存著某些偏見，那就未免令人感到遺憾了。有人說，女醫學生所給予的社會印象是種迴饋機制（feedback control）的產品，我却認為這是單行道進入了死巷，沒有出口也沒有退路。我們絕無意為社會製造錯誤的印象，社會也從沒真正了解我們；對這些，沒有必要做孰是孰非的爭執。至於校內，我們無非是想藉著問卷，讓同學們能了解我們，我們絕沒有必要為著虛妄的心理把自己往好的方面評估。也許是女醫學生的真實面目已被扭曲多時了，我們自己的觀點只成了旁人評論我們的「對照組」，以至沒有人肯相信它所代表的真實性。

以下，對問卷中所顯示出入甚大的觀點聊表拙見：

A 幽默的：女醫學生與本校男同學的看法相差達二十一個指數，女醫學生認為自己有相當的幽默感，而男同學不以為然，恐怕這是由於幽默行為的本質就有差異吧！例如有男同學在女孩面前大開保險套的低級玩笑，難道女孩也有必要紅著臉陪著笑容？我相信凡能「與君同樂」的高級幽默，絕不可能不受女孩的歡迎的。

B 很會K書的：在北醫，常聽說男孩子為了期中考、期末考，徹夜不眠，而女孩則多求盡力而已，絕少勉強自己為爭取成績犧牲睡眠的。如果說女孩較常依著進度溫習功課，這是實話，但絕不致於「K」成書蟲的。

C 喜怒哀樂形於色的與天真幼稚的：相信大家都都能同意一件公認的事實——北醫的女孩樸實而坦誠，也許正因如此，我們不懂得修飾自己的表情，因此同學們能在我們臉上讀到的是最直接而真實反應。也許這不是成熟的應世態度，但我們一向認為在同學間無需裝飾以虛偽的笑容，難道我們由信任出發的天真，也有被指

責為幼稚的遺憾？

D 謙虛的：女醫學生認為自己是相當的平易近人，而外校與本校男同學均不以為然。我相信女醫學生的本質是謙虛而溫和的，只要是處於熟絡的同學間，必不再堅持她易被擊碎的矜持。但「適度的傲氣」却是女孩子少不了的保護色，相信諸位一旦認識她們，必能感覺到她們都有顆善良而謙虛的心。

E 會打扮自己的：如果說，北醫的女孩子不會穿衣服，那並不代表我們不重視穿著、打扮的問題，只是北醫有股淳樸的校風，我們懂得尊重和保護這在台北市難得一見的一種特質。到學校的主要目的是學習，不同於參加萬國博覽會，爭奇鬥艷，我相信與其要求服飾的俏麗，不如培養一種純真的氣質來得可貴些。

F 將來是賢妻良母：也許是學校中較常討論「人」的問題，因此我們對「人」也就難免多一份關懷，也更懂得付出愛心。如果說：我們將來會盡力做個好妻子，大家必深為驚訝，但根據問卷調查，將來如果婚姻與事業衝突時，有八十二%的女醫學生願意放棄事業。如果動機不是在於呵護一生的家庭幸福，又怎捨得把六、七年的辛苦所學付諸流水？

我無意為女醫學生袒護什麼，但我認為我有責任讓我們不再被誤解下去。搭一座橋確實不易，如果有人肯試著走過橋的一端，那才算不耗費虛功。不要再把我們當成校中的瓶花，品頭論足，我們會是你們很好的友伴。希望你們能為我們在雙重的矛盾中帶來信心與希望。